

辛亥革命二十年紀念





卷頭語

兩年前一個深秋的晚上，在海外旅舍和亡友O君閒談。O君剛接得從國內寄來的報紙，他指着『北平人力車夫搗毀電車』的一段新聞，感慨地說道：

「看哪，這是現代中國大動亂的一幅縮影啊。」

O君不幸短命死了。現在追想，愈覺他這一段談話的真實而中肯。

因了北平市內開行『穩快低廉』的電車，便使數千的人力車夫一時陷入失業或半失業的困境。他們怨恨電車公司奪去了他們的生計，因此聚眾擊毀街上的電車，結果是警察出來彈壓，把爲首的人力車夫捉了去，纔算了事。北平市的電車仍照常開駛。人力車夫的舉動是可笑的，因爲人力車斷敵不過電車，但同時也是可憐的，因他們是爲了生活壓迫而出此。

就現代中國的情形看來，不是到處同樣地在演着這一類的悲喜劇嗎？北平市開行電車，代表了新中國的改造。新中國的政治社會改造是

不可避免的。但在這改造的過程中，卻有很多的人和北平人力車夫陷入同一的困境。向來舊時制度下的寄生階級現在是不能得食了，從前的特權者降爲平民，靠舊制度下的舊式生產方法生活的人，一時都無法謀生。於是這些時代的犧牲者，都不免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來阻礙中國的改造。這些犧牲者和失業的人力車夫同樣地可憐，但他們的反動勢力卻比人力車夫大的多了。在他們中間有的具備近代式的武裝，所以可以用武力來反抗；有的是紳士、官僚或收稅吏，所以可以巧取豪奪；有的又是智識分子，所以又可以從理論上來破壞中國改造運動。因此在北平市，人力車和電車的衝突，不過數小時的紛擾，而在全中國的大悲喜劇中，則可以促成內戰與大擾亂，甚至延長到數十年而無了局。整個的中國局勢可作如是觀。自辛亥革命以後二十年間的中國不絕的大擾亂，亦可作如是觀。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革命軍在武昌發難，各省紛紛響應，於先後一

百二十六日間，迫清廷遜位，推翻數千年的君權政治，在南京建立臨時共和國。在當時以爲革命既已成功，從此國家可入於改造及建設的時期。但在事實上君權雖被推翻，而一切依附舊制度以存在的種種反動勢力，依然存在，爲中國民族的深仇大敵的帝國主義，亦始終未曾退卻一步。不但如此，時局稍定以後，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官僚，豪紳，各種潛伏的反革命勢力，都聯合起來，企圖破壞一切革命的建設，因此中國政治革命雖從辛亥開始而革命鬭爭的擴大與深刻化，則乃在民元以後。一次革命不足，繼之以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復繼之以民十五以後的革命軍北伐戰爭。

一切革命的歷史，全是戰爭，喪亂，飢荒，恐怖的歷史。尤其是這二十年來的中國革命，戰爭，喪亂，飢荒，恐怖，都達到了最高度。這是無可諱言，而且也不必諱言。因爲我們假想四五千年以來保守着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形態的老大國家，一旦要改建民主的國家，全國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乃至文化生活的全部，必均起極大的動搖，而在這大動搖中，必有整千整萬人失掉了原來的特殊地位，或者竟至於不能生活，這是顯然的事。而這整千整萬的被犧牲者，自然也必集合成成了頑強的反抗革命的隊伍。因此中國的革命必引起嚴重的殘酷的鬭爭，這又是極其自然的事。以中國土地的廣大，人口的衆多，歷史的久遠，這鬭爭延長到二三十年，自然不算多，蔓延到全國，深入到了社會各方面，是更當然了。

但是說辛亥革命這偉大的歷史事變，徒然使中國民族受了極大的

犧牲，而未發生實際的效果，卻又是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及其所引起的二十年來的事變，已使中國革命完成了第一期的歷史使命，便是顯出中國改造的幾個重要元素，而因以決定其將來的途徑。換句話說，這二十年的艱苦的經驗，至少已給與中國民族以許多實際的教訓，有了這些教訓作南針，中國民族方能向前程邁進。

這二十年的歷史經驗所指示的中國改造的要素是什麼呢？

第一，是民族的覺醒。辛亥革命第一次喚醒了中國民族的自覺。辛亥革命以後二十年內政外交的經驗，證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最大的敵人，同時亦是中國改造的最大的障礙。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永不能找得一條出路。從過去的事實看來，中國革命無論採取何種途徑，先決問題，卻不外乎和帝國主義作殊死戰，使中國民族獲得平等獨立的地位。除了過去的軍閥政府以及與帝國主義相依託，必歸於消滅的那些反動勢力以外，中國人民對於擺脫國際的奴隸地位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是國民經濟的改造。辛亥革命初起時不免偏重於政治，而忽略了經濟的改造，民國初年的政論家也不免有過於迷信政治能力而漠視民生問題的缺失。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單是解決政治問題是不够的，而且不可能。中國農村的衰頹如無法挽救，本國的工業如無法振興，在全國大部分人口陷於飢餓及半飢餓狀態之下，政局是永遠不能穩定的。無論那個政府，假如沒有確定的經濟政策，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便

無法持久存立。在這二十年中國革命戰亂，天災人禍，除東南各大海口的對外貿易稍有增加外，其餘全國經濟均在繼續不斷的崩潰中，這雖然一部分由於革命內戰的影響，但亦足以證明中國人民已不能依賴舊式生產方法以生存，非謀全部的經濟改造不可。換句話說，必須排除中國產業革命的一切障礙，以國家的力量，開發全國富源，發展工農業，中國政治社會方能入於安定的時期。所以今後國民經濟問題必較政治問題更加重視。

第三，是國家權力的增加。辛亥革命初起時，以推翻清室專制政治為目標。專制政治推翻後，中央勢力失墜，遂形成各地方軍人分割的局面。各地軍人藉口地方分治，割據稱雄，因以造成二十年繼續不絕的內訌。在事實上，中國欲建立民主政治，非增加國家權力不可。督軍制度聯省自治的試驗完全失敗，已明白指示此路不通，所以中國革命亦必如法國革命以國家權力消滅地方封建勢力，在目前也已十分顯明了。

第四，是對於議會政治的失望。辛亥革命當時的理想，想模倣法美，在中國建立民主議會政治，這個嘗試現在應該可以斷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民主議會政治，必須有強固健全的資產階級作台柱，同時工商業已有相當的發展。凡缺乏上述條件的國家，模倣西歐的民主政治，必歸失敗。歐戰前的墨西哥、葡萄牙及中南美諸小共和國，歐戰後的波蘭，立陶宛等共和國即其通例。此等國家因本國工商業全無實力，經濟勢力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所以改建共和以後，政權落在少數軍人手中，或

時起內戰，或破壞憲法而行法西斯政治。中國情形頗與此相類。中國工商業方在萌芽，資產階級勢力薄弱，而且在外國資本主義操縱之下，所以抄襲法美政制，不但沒有效益，而且反使全國陷入於紛亂中。現在除極少數人以外，對於法美式的民主議會政治，已完全失望。許多人相信民治可以採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國應該有適合於本國國情的特種政制。這政治理想的改變，也是二十年來的一大進步。

自然，中國的命運的將來，沒有一個人可以預言。但過去二十年的民國史，已指示出幾條中國革命必經的路程。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的人，有意地或無意地走着與上述的趨勢相反的路程。但這至多不過再延長中國革命的悲劇——像北平人力車夫所演的悲劇——罷了。

中山先生說知難於行。這二十年的民國開始史，或者已做到了一個知字。全國民眾從二十年的慘酷的經驗，應該已充分認識了中國的將來，使以後革命有一定的方針，不至再循環曲折，重復着走那走不通的道路。要真是這樣，這二十年的流血的代價不算過大，辛亥革命的成果也不算過少了。

拿人類的全部歷史來比較，這二十年的時間，不過是一轉瞬罷了。我們不幸生在這中國大改造時期的開端，身受了一些痛苦，但渡過了這艱難的日子後，也許不久便入於康莊大道。中國民族的將來，無論如何於全人類的將來關係是很大的。在這辛亥革命的二十年紀念中，我們至少應該這樣地慰安我們自己，鼓勵我們自己。